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殷 杰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是在经验所激发的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进行的。最早播下法国语用思想种子的是洛克和笛卡尔。笛卡尔的哲学方法对波尔——罗亚尔语法的创立, 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孔狄亚克对波尔——罗亚尔语言过分强调逻辑作用、忽略修辞的语用和词序以至排斥主体性进行了批判, 在继承洛克感觉经验论基础上, 创立了感觉经验主义语言哲学。布列阿尔在深受洛克、孔狄亚克、索绪尔思想影响的语言哲学背景下, 试图“对语言变化的原因做个体心理学的解释”。在他的启示下, 包括鲍汗和本维尼斯特等在内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将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因素引入语言本质和言语行为的分析, 改变以往对意义与思想间关系的关注, 转向对意义与行为间关系的研究, 形成了法国对整个语用思想具有重大贡献的对话分析理论。语用思维在法国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关键词: 法国哲学; 语用学; 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 B0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4970(2004)01 - 0031 - 04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像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中一样, 源自于通过语言来理解人类心灵的信念。但法国语用思维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征。不像德国, 普遍语法和源自康德哲学的观念的合流导致了“纯粹的语用学”。在法国, 语用思维发展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中的驱动力, 所以,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是在经验所激发的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进行的。可以说, 正是普遍语法和源于洛克哲学对语言和特定理论的经验洞识的合流, 导致了法国“经验主义语用学”, 其对话分析理论构成了现代语用学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之目的正是要具体考察语用思想在法国哲学传统中的发展、表现和风格, 从哲学渊源的角度认识现代语用学的形成发展轨迹。

一、波尔——罗亚尔普遍语法

最早播下法国语用思想种子的是洛克和笛卡尔。在《人类理解论》(1689)中, 洛克第一个把他的哲学工作的一部分, 致力于解决符号和语义问题。像培根一样, 洛克对于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词感到怀疑, 认为它们是误导的工具, 因为在他看来, 语词只是代表着使用它们的人心灵中的观念。这种主观的、唯名论的语言理论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 如果词仅仅是指谓观念的唯我论工具的话, 其他人如何能够进入其心灵? 为了达到某种相互的理解和交流, 洛克构想出了很多补救措施,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对“普遍语词”的设计。

与洛克的观念源自感觉经验理论相对的是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尽管笛卡尔几乎未谈及语言、具体语言或普遍语法, 但他的哲学方法对于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阿尔诺(A. Arnauld)与郎斯洛(C. Lancelot)创立波尔——罗亚尔语法(The Port - Royal Grammar)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 强烈地影响了法

国普遍语法运动的发展和语用思想在法国的出现。在《方法论》(1637)中, 笛卡尔的目标在于给出一种在科学中正确地运用理性并获得真理的方法, 特别是在总结数学和逻辑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理性演绎法, 试图从清楚明白确实可靠的天赋观念出发, 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 由简入繁, 构筑坚固的知识大厦, 并把观念是否清楚明白作为真理性的标准。^{[1](P279)}既然所有知识都仅仅能来自推理中, 故如果人们想去适当地运作自身的理性的话, 都应遵循这种方法。由此他开创了法国对待语言的理性方法。阿尔诺的逻辑正是这种方法对逻辑推理的应用, 阿尔诺和郎斯洛的普遍语法则是在这种方法在语言中的应用。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 波尔——罗亚尔语法关注于概念和判断, 它继承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 把认识论的因素引入语言语法和标准逻辑的研究中, 运用心理主义的观点看待逻辑问题, 主张语词应精确无歧义, 对普遍名词应做出“内涵”和“外延”的区别。^{[1](P1075)}这些思想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法论的变革上, 其一, 阿尔诺和郎斯洛重新引入了中世纪关于符号的思想, 提出了语言的新定义。他们认为, 语言不仅是一种系统, 而且是一种符号系统, 符号并不是通过语言语法, 而是在阿尔诺逻辑中被给予的。符号包括两个观念, 一个是表征, 另一个是被表征, 它的本质在于通过第一个而激发了第二个。在阿尔诺和郎斯洛的普遍语法中仅仅保留了一种符号, 它基于普遍逻辑的表征, 并依赖于逻辑。在此, 逻辑是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基础, 因为作为讲话艺术的语法是不能够与作为思想艺术的逻辑相分离的; 其二, 阿尔诺和郎斯洛依照言语在推理运行或过程中的作用, 来定义言语。通过在思想的对象(名词、冠词、代词、分词、介词和副词)与思想的方式、模式或形式(动词、连词和感叹

收稿日期: 2003 - 09 - 22

作者简介: 殷杰(1974 -), 男, 山西汾阳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讲师, 哲学博士。

词)间做出区别,他们把由主词和谓词组成的命题,而不是句子置于关注的核心,逻辑判断的形式成为了句子的基础。这构成了新句法理论的基石,并使这种新句法理论首要地是基于逻辑判断的分析。^{[2](P64-67)}

由此,阿尔诺和郎斯洛重新界定了语法动词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动词是标示断定的词,而不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标示时间的,所以动词在事态断言或断定中具有重要的语法功能或意义。对动词的这一认识使阿尔诺和郎斯洛把“判断”视为人类心灵的核心行为。他们看到,人类存在有三种基本的心灵行为:感觉、判断和推理。在这里,推理仅仅是判断的一种扩展,即把两个判断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推理,同时,由于人类谈论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表达所感觉到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去判断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感觉提供给我们思想的对象,判断则是运转这些对象的方式,是心灵的适当行为,所以判断也包含了感觉。因此,人类思考的主要方式是判断。判断行为在命题的语言形式中是断定,我们就思考的对象而做出断定,给出相应的思考方式。正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做的一样,去断言或断定一个事实,是心灵的核心语言行为,其它的认知行为都是围绕这个轴心来运转的。

尽管阿尔诺和郎斯洛的语言思想一方面并未超越思维行为的分析,另一方面也未超越判断的语形学,这将在很长时间内是法国普遍语法的特征。但是,应当看到,阿尔诺和郎斯洛把普遍语法的目的,视为就是去发现和建立心灵中所进行的东西,以及被意指以表达和交流这些进行之物的形式间的联结,试图从语言的分析中推断出特定的语言规则,作为思想的表达和转换,将认知——语言运行的断定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行为,主张句子的词序是一种“主词——动词——对象”的逻辑形式。这成为了 18、19 世纪法国语言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另一方面,在词序问题上,由于过分地强调逻辑的作用,而忽略了修辞的和语用的词序,以至排斥了主体性,受到了后来的孔狄亚克的激烈批判。可以说,波尔——罗亚尔语法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促进了法国语用思维的发展。

二、孔狄亚克的语用观念论

洛克的所有观念都源自经验,观念和词是密切地联结的思想,也激发了法国语言哲学家孔狄亚克(E. Condillac)的语用思想。在继承洛克感觉经验论基础上,孔狄亚克创立了自己的感觉主义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使有序的思想过程出现。但他并不完全赞同洛克,因为对洛克来说,语言并不仅仅表征思想,而且还构成了思想,允许心灵有特定自主的天赋能力,如注意力和记忆力。而孔狄亚克则认为,思想的反映只是传达感觉,从而努力以一种纯粹经验论的方式来考察心灵,因此他否定了反映的存在,并试图把所有的精神行为都视为是源于简单的感觉,指出语言是基本的,而不是心灵,因此更多地关注于去分析言语行为,而不是分析思想的行为。具体地讲,孔狄亚克的语用思想主要体现在:^{[2](P72-79)}

首先,对于孔狄亚克而言,语言并不是逻辑地有序的思想

的镜子。在他的观点中,有序的思想仅仅是在符号的帮助下才会突现,它把思想的同时性转换为连续性。在此方面,语言是分析的方法,所有的语言都是分析的方法,并且所有的分析方法都是语言。孔狄亚克由此不仅进入了语法中,而且进入了逻辑中。在他看来,语言并不仅仅是思想之分析的工具,语言也是交流的手段。正是由此,逻辑被人类的需要和兴趣所取代。可见,孔狄亚克关于语言的革命性的见识是,他从一种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待语言,他认为全部语言都源自于一种原初的“行为语言”。按照孔狄亚克,语言的目的是不再主要是表达我们的思想,而是去行为、反应、获得和交流。从此开始,语言因此在成为表征工具之前就是一种行为。

其次,孔狄亚克的语用观念由此就不同于波尔——罗亚尔语法,以及所有语言语法。这些语法形式关注更多的是思想行为或心灵运行,而不是言语行为。但对孔狄亚克来说,语言是从行为开始的,人类使用自然符号,如姿势等,进一步则使用人工符号,来分析或安排思想行为。在此原初的东西是,这种运行更多的不是心灵的运行,而是一种适当的语言运行,源自于被称为断定的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在纯粹感觉和纯粹思想间建立了必然联结。在此,孔狄亚克独创性的地方在于认为断定并不是心灵的行为而是语言的行为,此行为并不会对感觉的表征内容增加什么,从而在对句子形态的处理上形成了一种以言行事理论。可以说,从孔狄亚克的这一思想已经发现了言语行为的语用理论的萌芽。

最后,孔狄亚克由此开创了法国语用观念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把语言视为思想的一种演算,思考基本上就是在谈论,哲学问题是假问题,必须借助于语言的变革才能揭示和消除。可以说,它完全是反形而上学的思维,但他在这里所指的言语行为,并不同于英美哲学传统中的言语行为,而指的是讲话主体的语言活动,其主要成就在于作为言语的语言的现实化。同时,它也与德国哲学传统中对主体性关注的语用思想不同。尽管他们都关注于主体在交流和对话中的作用,但康德、费希特和洪堡的语用理论,是从先验主体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是首要的这个假设开始,关注于创造主体,以及主体的理解和主体间性问题,而孔狄亚克的观念论则更强调主体言说的语言情景。

尽管孔狄亚克的语用观念论对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应当看到,孔狄亚克从未发展一种施行理论或现代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理论。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奥斯汀那样看到,在言说某事时,我们能够做该言说所意谓的事情。特别是他仍然主张符号代表着观念、语言具有表征思想的功能这一传统框架下的语言本质的理论。

三、布列阿尔的讲话主体论

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受洛克感觉经验论、孔狄亚克的语用观念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影响,法国语言哲学普遍地感兴趣于通过作为工具的语言和符号来解释精神活动,认为对感觉影像的思考必须与作为符号的词相联结才能进行,因为物质世界可以还原为符号系统,每一个

物质事物对人类而言都是一种符号,由此消除了语言是一种命名的信念,同意洛克意义上的词代表着我们形成事物的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的思想。

这种看待符号的新方式启迪了语言哲学家布列阿尔(M. Bréal)通过语义方法来揭示语言的本质,以反对流行的语音方法的建构。针对那些把人类自身从一种语言的自主分析中排除出去的思想,布列阿尔想通过辩护人类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行中的影响,把语言学返回到基于历史原则的观念理论,试图“对语言变化的原因做个体心理学的解释”。^{[3](P557)}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布列阿尔阐发了自己对语言语用的洞察,其思想主要体现在:

其一,对语言本质的新认识。基于当时对语言本质上是形式化语法的观念,布列阿尔指出,它实际上忽略了人类这一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行中的作用,因为人类自身不仅在持续地创造声音和意义,并使用语言形式进行知识表达,而且还赋予语言以更多的功能。布列阿尔因此认为,我们从来不会仅仅通过解码形式而理解语言,语言理解总是基于两个其它环境:潜在的精神观念系统和言说语言时的历史语境。语言符号的价值依赖于先前情景、当下情景、时间、地点和语言行为。在此,布列阿尔的符号价值由它的使用语境所确定,即语用地确定。因此布列阿尔更多地研究语言理解问题,在那里心灵和语言协同做出意义,不仅是在自身中和出于自身需要,更是为了与他人交流的目的。

其二,语言的语用和对话理论。既然在任何情况中,语言的讲话者和听者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依赖于语词使用的语境而不仅是词的字面意义,所以事实上,心灵和精神总是在语言理解的语境中运行,只有在行为和对话的特殊情景中,交流和理解才有可能。^{[4](P106)}布列阿尔的语言和意义理论,由此就是一种认知的、语用的和对话的,考虑到了讲话者、听者、意向以及背景,所有使听者理解此言说成为可能的互动因素。对于布列阿尔,语言是一种人类行为,它不会在人类活动之外存在,语言中的一切都来自人类并面向于人类,所以讲话是心灵的行为,此心灵从它与其他心灵建立的对话情景中得出推理。在此,布列阿尔希望发现的是语言的理智规则,即语言的语义和语用规则。因为在此肯定不存在“自然的规则”,而只有“人类行为的规则”。

其三,语言中的主体性。所有这些关于语言的语用本质的洞察,是在布列阿尔反对那些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机生命,可以独立于使用它的人类的观点时做出的。因为布列阿尔想强调的是人类和人类意愿的重要性。因为在语言中,我们发现除了判断之外,还有怀疑,命令等。把所有这些言说都归结为仅仅一种判断的形式显然是徒劳的。语言不仅仅是表述思想,语言更多主要用于表达愿望、要求和意愿。语言的这种主体的方面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没有人会单单使用语法规则讲话。或者如奥斯汀所言,没有人会仅仅用陈述讲话。当我说“这只猫或许并不在那个席子上”时,我不仅仅做出了一个陈述,描述了一种可能的事态,我还给这一事态一种私人的、主观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个命令表达式或命

令句,主体的成分具有更多有力的影响。对命令句的描述就是结合了讲话者意愿观念的行为观念。大部分命令句的形式很难寻找到对这种意愿的指示。它是声音的声调、面部表达以及表达它时的身体的态度。为了理解一个命令,在给予命令句的形式中,听者不仅仅需要知道句子意义,而且不得不考虑讲话者的声音、姿态、态度,即整个言语情景。所以,言语并不是由描述、叙述或无意义的思考的目的组成的。语言的首要用法是去表达愿望,发出命令,去指出人或事的所有物。^{[5](P158)}

四、对话分析理论

布列阿尔的语言的语用和对话理论,开创了法国将言语和语言置于个体的和社会的心理学中研究的传统。在他的启示下,包括鲍汗(F. Paulhan)和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等在内的法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将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因素引入对语言本质和言语行为的分析中,改变了以往对意义和思想间关系的关注,而转向对意义和行为间关系的研究。正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那样,“‘语言的目的是去表达思想’——因此可以说每一个语句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一个思想。那么,例如‘下雨了’这个语句表达的是什么思想?”^{[6](P210)}事实上,重要的不是通过语句来表达思想,而是由此引起听者的行为趋向。因此,语言具有双重本质,它是思想表征的工具和行为的工具,一个句子的言说不仅具有一种符号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社会的或实践的功能。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鲍汗在语言的两个主要功能,即作为符号系统和行为工具之外,增加了第三个功能,即启示功能。鲍汗指出,语言的每一个功能在社会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作用。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为言语共同体建立了一种统一的精神世界,它为所有相同的实在符号化并建构了思想。作为行为手段,它能够创造新的实在,修改讲话者和听者以及他们所谈论的世界间的关系,其言说预设了社会的差异。最后,在它的启示功能中,语言创造了新的思想,符号不再替代真实对象,而是去发明和创造新的观念、未知的影像,以及去经验新奇的影像。我们能够通过语言创造可能世界和虚构的世界。这就是所谓语言的诗的功能。

这些对语言功能的新洞察导致鲍汗给予意义以一个新的定义。依照语言的这种双重本质,他在系统的、形式的、社会的意义和语用的、个体的、语境的意义之间做了区别。鲍汗的意义理论可概述为:“一个词的含义就是它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的所有心理事件的总和。它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复杂整体,具有许多不同的稳定性领域。意义是这些含义领域中的惟一一个最稳定和精确的领域。一个词从它出现的语境中获得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改变这种含义。但在含义的整个变化过程中,意义保持着稳定。”^{[7](P146)}在鲍汗的思想中,由此就可以发现与词的意义语境方法相联的对句子意义的功能的或语用的方法。词的意义就不只是一种精神表征,语言也不只是思想的表达,不只是一种去交流我们灵魂事态的工具语言,而是在我们意想的方式中,成为一种去使其他人思考、感觉或行为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

词不仅成为一种符号,更是心理的和社会的行为间的手段。

在所有这些对言语用和行为的本质的新认识下,本维尼斯特对这一时代的所有语言和哲学传统进行了融合,在克服当时在作为语言的语用学和作为言语的语言学间分裂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国对整个语用思想具有重大贡献的对话分析理论。

本维尼斯特想用对话分析理论,来超越把语言分析为一种有意义系统的观点,而认为意义应当不仅是结构的,而且是功能的,它处理的是诸如讲话者、指称、谓词、指示以及更广阔的对话和情景中言语的理解。在他看来,“语言中‘主体’的建立创造了人的范畴,包括语言之内和语言之外的东西。”^{[8](P224)}这一思想的更多意义在于,主体在语言中的进入,能够具有许多变化的效果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表达,从而主体将语言转化为行为。利用语用学的概念,我们进入了使用中的和行为中的语言的论域;我们把语言看做在人类之间、人类与世界、心灵与事物间的中介。它们可以转换信息、交流经验、发出一种反应,等等。简言之,可以组织起人类的整个生活的和实践的功能。

本维尼斯特的对话分析理论,把系统的个体行为改变进入了对话情景的使用中。在讲话者和听者合作创造意义的这种转换和聚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指称的建立,即词和世界的连接。语言使用和交流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要求存在对话中的讲话者,另一方面是这种转换必须是可能的。在语用的一致中使每一个对话都成为合作的对话。

因此,本维尼斯特认为,通过语言的使用,我们不仅形成了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而且形成了社会。语言指示词必定是语言的符号,因为它们有一个特定的形式,即它们必定总是可以从符号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具有虚空特性的符号,只有在对话和交流中,才能根据语境的需用被填充了意义和获得指称。因此,它们应当成为语言的语义分析的明确对象。当然,它们并不全部都是虚空的符号,诸如名词或动词。

本维尼斯特的理论对于法国语用学的发展是积极的和解放性的,“他是第一个在语言学和其他领域,特别是与心理分析和符号学间建立联结的人之一。其次,他关注于代词

的新语言学,把所有作为言说,作为静态对象的概念转化为作为表达行为的语言,即转向对话和主体间性。”^{[9](P25)}他认为,不仅语言形式应当得到分析,而且同样应当对语言的功能进行思考。语言产生了实在,也就是说,实在是借助于语言而得以产生的。讲话者通过他的对话,重新创造了事件和他经历的事件。听者首先把握和理解了这一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在讲话者那里的事件,在听者那里得到了重新产生。这样,内在于语言实践的情景,即交流和对话,由此就形成了关于对话行为的双重功能。对于讲话者,它表征了实在,而对于听者,它则重新创造了实在。这使得语言成为主体间交流的有力工具。从讲话者到听者的传递过程中,在对话情景中,词建立了作为主体的讲话者自身,即通过语言使用,我们不仅建构了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而且也建构了社会。

总体上讲,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从整体趋势上,都不如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哲学传统中表现的强烈和明显。但毫无疑问,语用思维仍然在法国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形态,并与其他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一道,共同构成了对现代哲学发展极具影响力的思维形态。

参考文献:

- [1] 冯契. 哲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 [2] B. Nerlich, D. Clarke. Language, Action, And Context :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n 1780 - 1930[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3] 李延福. 国外语言学通观[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4] M. Br . 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M]. New York : Dover Publishing, 1964.
- [5] M. Br . The Beginnings of semantics[M]. London :Duckworth, 1991.
- [6] (奥)L.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7] L. Vygotsky. Thought and Language[M]. MIT Press, 1962.
- [8] 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 [9] R. Barthes. On Emile Benveniste[J]. Semiotica, 1981, Special Supplement.

[责任编辑 尚东涛]

Pragmatic Thought in French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YIN Jie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From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hought, the dissertation generalizes French pragmatic philosophy from the general grammar of Port Royal to theory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nalyses developing history of language use, context and speech act in France philosophy. French pragmatic thought,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behavior in social practice, displays a different developing path from other pragmatic philosophy, and becomes one of sources of modern pragmatics.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form and manner of pragmatic thought in French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recognizing the developing track of modern pragmatics from philosophy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has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French philosophy; pragmatics; speech act